

四季



有一种春天叫油菜花开

付维艳

车子在急速地行驶着,窗外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飞驰而过,那斑斓的色彩让黯淡的田野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。春暖花开,万物复苏,上帝向人间泼洒下明亮的色彩,远山是深深浅浅的绿,田野里是大片大片的黄,春天就这样披着五彩霞衣翩翩而来,我也正驱车去赴一场春天的约会。

记得小时候,一到春天就是漫山遍野的油菜花。跑到田野里,那种明媚的黄就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。不管走到哪,都是淹没视线的黄。那时候,大概是习以为常,视觉疲劳了,便不觉它有多美。待我长大,远离了这样的情景,视线所及之处都是钢筋水泥的楼房,即使有那么小块斑点的绿化,都是人工培植出的花红柳绿,不足以让人惊艳。而油菜花这种一直绵延到天边的明亮色彩,等到多年后再与它邂逅,那种不可言喻的美和壮观,瞬间就溢满心头。人大抵都是这样的,当时只道平常,追忆时却倍觉珍惜。

在春风携着阳光款款而来的时候,油菜的花苞浸泡在阳光里,浸泡在春风里,鼓胀着就噼里啪啦地炸开了。油菜是铆足劲的,一开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,肆意灿烂,瞄上一眼就能扰乱你的芳心。田野里,油菜花仰着头开得恣意,在枝头欢快地笑着,载歌载舞、招蜂引蝶的,于是就有了关于蜜蜂和油菜的故事,空气中萦绕着“嗡嗡嗡”的声音,像是宣示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

油菜花在大自然的蜜罐里发酵出香甜浓郁的味道,春风拂过,一片明黄在田野里起伏翻滚,蜜的花香也在空气中翻滚,染香了一整个村庄。

油菜花到底是内敛的,它没有桃花的妖娆,也没有玉兰花的雅致,可它是灵动的。瞥着一头的黄花相互挤挨着、簇拥着,像一群少女,在春风里婀娜多姿,悄悄瞄上一眼,便化成一摊春水柔化了心。

阳光洒下,微风拂过,枝头上摇曳多姿,我踩着花的影子走过去,再见到成片成片的油菜花开,我且惊喜着,有一见如故的亲切。原来,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着大自然,爱着日月星辰、花草草。油菜花开的时候,没有一朵花是不灿烂的。油菜花还固守着从前的样子,朵朵清纯,明黄绚烂。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蓬勃的黄,一大片的花开足以撑满内心的空落。人的欢喜,真的是没道理可讲的。

年年的油菜花如约而来,还是那般明亮耀眼、婉转清扬。一个村庄,被成片成片的油菜花装扮着,像荡漾在明黄的云霞里。油菜花耀眼的黄一直绵延到视野的尽头,这样浩浩荡荡的气势到底是低调不起来的,吸引了大量的游客,来共赴一场春天的约会。有赏花的、摄影的、写生的,还有老师带着孩子们来感受大自然。花丛中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,“孩子们,春天是什么模样的呀?”一群脆生生的声音响起,“春天,是油菜花开的样子!”



油菜花开

飞扬摄

花语



刺桐树下

芷茵

春雨落下,正是刺桐花红遍泉州城的好时节。轻轻吟诵宋代晋国公丁谓的《刺桐》诗:“闻得乡人说刺桐,叶先花发始年丰。我今到此忧民切,只爱青青不爱红。”刺桐花已经酝酿好萌芽,准备好迸发热情的火焰,蓄积能量开启新的一年。我与友人约好来一场春天的约会。

距离上一次相聚又过去了一年,我们也各自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。父亲的离世,亲人和自己的病痛,再加上工作上的繁忙和压力等,见了面都不知从哪里说起。阳光是最好的引子,清晨的云雾在小鸟的歌声中逐渐散开,花朵饱含露珠端庄靓丽,叶子透出翠绿的光,温暖瞬间感染了我们。

上山的路上树木挺拔,郁郁葱葱,种类多得叫不出名字,我们向它们挥挥手表示致敬。一到达清源山,我们直奔树林。“桃花春色暖自开,明媚谁人不看来,桃花开得最欢最着急,花谢了开始长叶子,又迫不及待开始结果子;“粉淡香清自一家,未容桃李占年华”,老梨树在桃树的辉映下更显雪白,与远山、青砖墙相衬,柔韧有力量;而山中的樱花开得最早,已是满树的嫩叶,在阳光下透出叶脉。我们坐在两排樱花树中的石阶梯上,整个人通透起来;“霓裳片片晚妆新,束素亭亭玉殿春。已向丹霞生浅晕,故将清露作芳尘”,手捧着玉兰花,向春天敬酒,一杯敬大自然,一杯敬父母,一杯敬自己。

在生机勃勃的植物面前,我深藏的心事,涌到嘴边的话语都被咽了下去。我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刺桐树下,听风铃的声音,鸟鸣声,风声,一波一波地穿透心底。仰望刺桐花火红似焰火,花瓣次第开放;又像一串串朝天辣椒点缀在枝丫之间;树干上长出的星点新叶奋力衬托着花朵。“刺桐花开则五谷丰登”,又迎来丰收年,这一盏盏红色的明灯打开了我的心扉。

友人打破宁静,举起相机捕捉刺桐树下的声音。我看见蓝天下刺桐花的热烈,含苞欲放的、半开娇羞的、怒放的,还有快凋零的,都是那么真实。我脑海里浮现出父亲清晰的样子,年轻的、年老的;想起他残疾后,每次我回家,还能为我煮上一桌热饭菜;甚至当他病重我爱莫能助、难过时,父亲仍表现出平静的样子。忽然我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,原来父亲是想让他活在我心中的样子永远是向着阳光,积极向上的。我听见一朵花重重地坠落在地上,我捡起来仔细看,它还是那么鲜艳,不屈不挠。

刺桐树的光影在房屋墙上流动,桃花、梨花、樱花、玉兰花,低处矮矮的小草,直至阳光完全裹挟了我。风铃的声音悦耳,风声细微;刺桐花相互簇拥着,正次第地开放。

忆旧



春风一线引飞鸢

王缘

午后,在河边散步,望见一只老鹰式样的风筝盘旋空中。它借着春风,越飞越高,羽翼在气流里荡出一浪一浪的波纹。这只悠游自在的风筝,仿佛是从我的童年穿越而来,勾起了连串的幸福回忆。

童年春日天空里,总飞着几只漂亮的风筝,引我奔向万物复苏的大地。坐在桌前看书,不经意地一抬头,我便瞥见窗外花花绿绿的风筝,红鲤鱼、花蝴蝶、金凤鸟……神气活现,迎风招展,把我的心也拽走

了。我牵着外公走到窗前,指着那些风筝央求着,想要放一只更高、更美的风筝。

外公笑吟吟地答应下来,用自行车载着我,一路冲到小学附近的一排商店。隔老远,我就看见挂在门边的一溜风筝,长的、方的、三角形的,红的、绿的、七彩的,形态各异、色彩鲜艳。我迫不及待地跳下车座跳下,窜到门口,在一排排风筝前挑来拣去,每一只都灿烂夺目,难以割舍。终于,我拿定了主意,选择了印有桃花的燕子风筝。

簇新的风筝抱在怀里,一刻也舍不得分离,到了放风筝的空旷场地,我才把它交给外公。一开始,“燕子”还缩在包装袋里,外公劲手翻腾,三两下就组装好了。俊秀的“燕子”张开了翅膀,眉宇间有一种挣脱束缚的神色,美丽又骄傲。

“燕子”在我手中,线轴在外公那。一声“跑”,我就跟着外公的脚步冲出去。外公不停调整线轴,观察风向,像个运筹帷幄的军师。而我,就是他手底下言听计从的小兵。一声“松手”,我立刻撤下对风筝的控制。神了,那只“燕子”在风中震了几下,便直直飞上天空。

亲情



双休日,妻子出门办事去了。我在医院看完病,回到家里,进门的第一个闪念,就是该给儿子做些什么。在平日,我当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家之长、作为父亲的责任,总是尽一己之努力,为家人挣回正常的生活所需。因此,除了上班,除了偶尔的应酬,剩下的业余时间,我都交给了键盘和文字。而真正将自己交给妻子和儿子的时间,则是少之又少。在我看来,路还长着呢,时间也还多着,向他们表达亲情的机会,定然少不了哪儿去。

给儿子洗头

程应峰

然而,在我觉察到病魔这玩意儿正毫不留情地、一寸一寸地吞噬着自己的生命时,我蓦然发现,很多在以前看起来极为重要的事情,在这人间清醒的时候,是如此不值一提。其实,任何一个不经意处在生命边缘的人,是最能了悟生命的真谛的。

我走进厨房,看见炉子上的水热腾腾地冒着热气,那袅袅的热气幻梦般直扑胸怀,让我有了一种温暖而温柔的感觉。儿子一人在房间里做功课,我喊了儿子一声,儿子答应着,从房间走了出来,问我有什么事。我说:“儿子,来,趁阳光正好,我替你洗个头吧。”听我这么一说,儿子脸上焕发出别样的神采来:“爸爸,平常都是妈妈给我洗头的,你今天怎么就有空了呢?”我说:“是的,从今天开始,爸爸会有很多空闲,以后,你若想洗头,跟爸爸说一声就是了。”

我将水和盆拎到阳台上,倒好水,试了试水温,然后动手用毛巾将儿子的头发润湿了一遍,再然后在右手手心倒了一些洗发液,左手托着他的前额,右手在他的发间轻轻地揉搓起来,一遍又一遍。平日里,妻子给我洗头,也是这么轻柔有致的。我这样想着的时候,儿子说话了:“爸,你洗头真舒服啊,等我长大了,也给你洗头吧!”

我说:“儿子啊,等你真正长大了,你就有你的事情了,哪有闲心给我洗头啊!”儿子稚气地说:“那我就生病,一生病就会有时间了。”我乐了:“你这是哪里来的逻辑呀!”儿子说:“不是吗,你今天从医院回来,就有时间给我洗头了。”

我一怔:在他的世界里,生病,竟然可以成为表达亲情的理由。看来,真挚的亲情,仅停留于语言的表达是远远不够的,最好的方式,就是付诸行动。因为,再怎么细微的行动,譬如洗一回头,剪一回指甲、焜一回脚,哪怕是沏一杯茶、削一个水果、开一盞灯,都足以丰富爱的内涵,让人间之爱,在琐琐碎碎的生活细节中,质感生动,可以触融。

纪事



我曾经有过钥匙丢失之苦,重整整串地离我而去。于是在十多年前,我在钥匙圈上加了一条钥匙链。

钥匙链是条环环相扣的细铁链,上面抛光了,有些闪亮。钥匙链的一端连着钥匙串,另一端是个卡口,可以完美地卡在我的皮带上。有了这条钥匙链,我的钥匙从来没有丢失过。

可是,就在上个月,我也不知是具体什么时间,我的钥匙链出了问题。因为是一小节一小节的小铁环连着,不知怎样缠绕交错着,中间绞成了一个结。

有了这一个小结,我的心里不大舒服。因为这条链看上去不美观了,尽管它挂钥匙的功能没有变化。这个小结儿,像闪亮光线中的一团黑点,让钥匙链不再闪亮。它更像连成一团的蚊子,在我的心里头不停地飞着。

我想着法子,想要将这小结儿解开。我慢慢地用手按小环的方向,轻轻地往回拉,但是,没有效果,根本拉不动。我张口试着轻轻地咬,想让它慢慢地松开,可这小结儿根本不理睬我。我急了,用力地拉,想要拉开这个小结儿,谁知越来越紧,它像在我做游戏一样。

我找到我最细心的好朋友,请她帮我解开。她鼓捣了一个多小时,最后垂头丧气地将钥匙链还给了我。她也没有办法。我又上街去,找到配钥匙的老师傅,年过六旬的老师傅拨弄了三十多分钟,仍然抱歉地对我摇了摇头。

这钥匙链上的小结儿解不开,我的心里总是觉得不舒服。我的心像被那小结儿堵住了一样。

我上班有些不安心了,我想着将那小结儿解开。我下班在家,总会再将钥匙链拿出来解上一会儿。可是,仍然会败下阵来。几天过去了,我睡觉时仍然会想着这钥匙链上的小结儿。我在想,什么时候能解开啊?

朋友劝我,不要这个钥匙链了吧,再去购买一条新的,更漂亮一些。我有些动心,但一想,这钥匙链跟着我十多年了呢,舍不得去。

见我不舒服,朋友就又劝我,那小结儿结着就结着吧,反正它照样帮你看管你的钥匙呢。但这话儿也不能解决我心中的问题。

日子总得向前走,隔上几天,我也会想起那钥匙链上的小结儿。有时,工作忙了,也会将这事儿忘记。

就在昨天,我掏出钥匙打开我的办公室门时,无意间,我发现我钥匙链上的小结儿不见了。

可是,我也没有太多的惊喜。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,说:“我的钥匙链上的小结儿解开了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解开的。”朋友接了电话,轻轻地说了句话:“有些小结儿啊,并不是你想要解开就能解开的,时间是把利刃,自然会帮你的。”

我不说话了,我觉得朋友像个哲人。如今,有空的时候,我也会拿出那钥匙链,把玩一会儿,然后轻轻一笑,继续我的生活。



心曲

时空落雨

紫艺

雨水淅淅沥沥而来,有时候真的是猝不及防,仿佛它钻进了时间与空间的缝隙,让大家捉摸不透。于是,不可避免就要被淋上一身,而对于时空中相对固定的我们,无疑就是在等待着一场淋漓尽致般的演出。尽管演出的效果可能着实还不错,但却也显得狼狈了些。

早上出门的时候,天空阴蒙蒙的,但毕竟跟往常无异,且天气预报里也没有暴雨的征兆,于是乎,不急不忙地等待小孩子准备妥当了,就平常心地送他去上学。车子在路上行驶着,开始与点点滴滴的雨点儿相遇,那种感觉像是清晨的一声声问候。却不承想过后不久,我的美好念想就被迅速地打湿了。前方的水雾开始加重,迫临上课的时间,容不得我多一点放缓的想法。这一阵雨雨仿佛被施魔法一般,不一会儿便从天上骤然而下,继而倾盆,滂沱如注。雨刮器打得飞快,也差点儿跟不上雨水聚集的速度,只觉得前方越来越模糊,越来越虚化。已经距离学校很近的一小段路程了,时空上却一下子让我感觉多了不少的敬畏。毕竟,在车里尚能欣赏雨,打打趣,可是到了校门口,总得赶着上课的铃声响,你也不能有过多的时空错位感。所以,尽管到了之后稍等了片刻,但短时未能见到雨量的锐减,只好作罢,撑着伞,带着孩子蹚着水过去,尽量找着好走一点的路,但也并没有很好的选择,在这样有限的空间里,随着时间的逼仄,也不允许我有任何想象的停留。最终的结果,便是保护好小孩子安心上学,把自己淋上一身。在这里,应该说,这场落雨是成功的了,时空都被拿捏得稳稳的。

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运气,还是雨水窥见了什么,总是有意而为之,把我们戏耍一番才会畅快似的。当然,也因为有这样的一场雨,这些相关联的故事也往往显得更有趣味。所以,这样的时空落雨,有时反而像是善解人意的知心朋友,让我们少了很多的脾气。此时,大家不妨多回想一下电影电视剧当中的画面,恣意恣察的落雨总是那么的撩人心绪、动人心魄。每一场雨中,都有着一个人寻味的故事。

雨水是多情的存在,寄人、寄物、寄乡愁。每一滴雨水,就像多情的泪珠,藏在时光的记忆里,掉落在空间的僻静处,让每一滴都有了清澈的回音和绵延的眷恋。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万物生灵皆可爱,人间共有长情在。闲时,不妨用雨水煮茶,听一曲雨落清唱。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”这些雨看着还是比较通人性的,尽管时空各异,但毕竟可知、可感、可拥有。可有的雨呵,就爱跟你玩点小心思,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”,就像我早上碰到这一阵雨,来得突然,也迅疾猛烈,但消逝快。不过,雨水品多了,也容易上头。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很显然,古人诚不欺我。人本多情,也就容易滋生时空错位的坠入感。穿越时空之外,也不得不更加看清世态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策马扬鞭,时间与空间便都没有了阻碍。车轮滚滚向前,任尔雨水冲刷,不过是,多愁善感罢了。我想,既然选择了前方,便只管风雨兼程。

行走



春到紫帽山

雷海红

三月里的一天午后,我和同事一群人登上了紫帽山的山巅。紫帽山是晋江市内最高的山,海拔500多米,有宋、明、清石刻,最高处为凌霄峰。山上有大小寺庙十余座。紫帽山是泉州著名的十景之一。

为了保存体力,我们选择在紫帽中学的下一个站点,乘坐公交车到达紫帽山的山脚下。紫帽山是一个开放风景区,不收门票。我们沿着登山古道上山,不仅可以饱览,还可以欣赏路边的风景。登山古道每隔一百米,就会在地面标识出来,全程2000多米。登山古道左边是茂密的林木和突兀的岩石,右边是两座山峰形成的谷地。山中的林木主要以杂木为主,随着山势的上升,树木的种类也明显不同。在山脚下,主要是人工栽植的杨树和龙眼树,再往上是些樟树和桉树,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杂木。林下植被茂盛,因为已经是三月,一片片嫩叶在风中摇曳。路旁的木树伸展的树枝,很好地为游人遮挡了烈日。

我们踩着古道上不规则的山石开始攀登,大风习习,“草色入帘青”,十分惬意。午后游人不多,山林寂静,只有千回百转的鸟鸣不绝于耳。春天不仅是草木的,也是属于鸟儿的。偶遇一两个从山上下来的人,他们脚步悠闲。上紫帽山的路曲折蜿蜒,没走多久就有人觉得累了。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走的山路多了,上山的路如履平地。100米、200米、1000米……我们看着石板路上的标记,一望望向山的一侧。近处草木葱茏,远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。紫帽山下的紫湖和楼群笼罩在一片若有若无的雾岚中。

经过半个小时的跋涉,我们终于来到登山古道和公路交会的地方。一抬头,一道刻着“金粟洞”三个镏金大字的山门矗立在眼前。往左,通往山顶上的气象台;往右,是一座寺庙和一个沿着悬崖而建的长亭。亭里摆有石桌、石椅,登山的人可以花三五十元喝一壶茶,吃三两样小点心。我们要了一壶茶,点了一盘菜,水煮花生和一盘火龙果。现炸的菜粿外皮酥脆、里头软糯,值得推荐。喝茶的人怡然自得,悠闲自在。上山容易下山难。因为重心都落在前脚掌上,稍不小心就容易被不规则的石头咯脚。这时,上山的人越来越多,有年轻的脚步,也有专门为登山而来的健身者。我们不疾不徐,脚步缓慢而沉稳。我有一种感觉,下山的路比上山的路更遥远,尽管我知道这只是一种错觉。

这是我第三次登紫帽山,前两次都在十几年前。山还是原来的那座山,但心境变了。也许,这就是成长的意义。

说不出的喜悦。看啊,他们追逐不到的风筝,就在外公的手里,用手轻轻一拽,就回来了。

那时候我以为,自己也是一只风筝,丝线缠在外公手上。他一扯,我便跑回去,推门一看,他肯定给我买了好吃的、好玩的。如今,外公已年过九旬,几年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,把他疼爱的孙辈统统忘记了,也再没有扯动过手中的那根情丝。

“回首江乡记昔年,春风一线引飞鸢。”又到风筝飘飞的时节,我怀念的那只童年风筝,它又飞到哪儿去了?